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借代生成与理解

褚修伟

(西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提 要:借代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包含有两个层次的意指系统。借代的产生是因为在语言符号的传递过程中,发送者和接收者共同遵守着“经济原则”进行编码或解码。不同概念范畴间的认知关联是借代得以产生的基础。语义与语境冲突而导致的语义异常是借代生成的结果,也是其得以辨认的标志。认知语境对借代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借代;意指;经济原则;认知关联;语义异常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2-0092-03

A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tonymy

CHU Xiurwei

Abstract: Metonymy is a complex sign system containing two levels of signification. The generation of metonymy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on both sides observe the Economy Principle to encode or decode. The basis of the creation of metonymy is the cognitive relevance between different categories. Semantic anomaly, due to the clash between meaning and the context, is the result of using metonymy and the reliable symbol for identifying metonymy. Cognitive context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onymy.

Key words: metonymy; signification; the Economy Principle; cognitive relevance; semantic anomaly

引言

隐喻不仅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更是一种思维认知模式,是人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工具或实现语义转移的手段。美国语言学家 Lakoff 对现代隐喻理论有这样一个简明的概括:隐喻是一种普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种语域可以系统地用另一种语域中的词汇来谈及或表达”(Matthews, 1997)。同样,借代(metonymy)不仅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也是一种重要的词义转移手段。实际上,语义学家们在讨论语义问题时常提借代。例如,Ullmann(1962: 91-92)将人类造词的“语义理据”分为“隐喻性”和“借代性”两类;Leech(1983: 215-19)把借代视作“语义转移的其他类型”而与隐喻相提并论;Kittay(1987: 289-300)在运用语义场理论分析隐喻结构时同时论述了“隐喻性转义(metaphorical transfer)”和“借代性转义”(转引自李国南,1999: 20)。正如 Ullmann 所说,“一种语言没有隐喻和借代是不可思议的:这两种支配力是人类言语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因为这两种语义转移手段都是建立在人类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联想思维之上的。两者的不同仅在于前者是建立在“相似联想”的基础上的,而后者则是基于“临接联想”(Holman and Harmon, 1986)。由此可见,研究借代同研究隐喻一样对于研究理解语言和人类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中外学者对隐喻及其意义的生成和认知理解已多有著述,但对借代尚少有论述。本文拟依索绪尔(Saussure)的符号观和巴尔特(Balthes)的符号层次观,从符号交际的角度,对借

代的生成和理解进行分析研究。

1. 借代的符号结构

1.1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的符号观认为,能指是音响形象(sound image),是由音位模式组成的,所指则是体现意义的,属于词汇语法层次。能指由物质实体体现,具有物质性,同时又具有区别意义的能力,而符号的所指则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和在此基础上使意义向外延伸的特征。(张德禄,1999)索绪尔强调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像是一张纸的两面,密不可分。巴尔特(1967)则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动态性,并称之为“意指”(signification)。依巴尔特的观点,意指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为一体产生符号的行为;这一行为及由其联结起来的能指与所指构成一个意指系统。

1.2 借代的两层意指系统

巴尔特在研究内涵和外延时提出,由一个意指系统可以延伸出第二个系统,前者是变成后者后的一个简单要素。他认为内涵现象是这样—一个系统,其能指本身就是由一个意指系统组成的。巴尔特的符号思想给我们分析借代的生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实际上,借代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体系。在其中,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被语言使用者创造性地用作了一个能指。这个能指通过更高一层的意指跟一个与该符号所指意义紧密临接的意义结合起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符号。简

言之,这里有两个层次的意指系统,其中第一系统变成了第二系统的能指。以下句为例:

There is a mixture of the tiger and the ape in the character of a Frenchman.

毫无疑问,这里的“tiger”和“ape”都是借代用法。在这里,前者只能理解为诸如“凶残”之类的与虎这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意义,而后者则要理解为类似“狡猾”之类的与猿密切相关的意义。以tiger为例,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符号层次用下图展示:

$$S_2 \begin{cases} S_1 (= S_{r2}) \begin{cases} (/ 'taige/) S_{r1} \\ S_{d1} (\text{一种动物:虎}) \end{cases} \\ (\text{tiger}_1) \\ S_{d2} (\text{一种性情:凶残}) \end{cases}$$

[注: S: 符号, Sr: 能指, Sd: 所指, tiger₁: 第一层次符号(S₁), tiger₂: 第二层次符号 S₂]

2. 借代产生的原因

借代可以使语言简洁、生动,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果我们把“*There is a mixture of the tiger and the ape in the character of a Frenchman*”变成“*There is a mixture of ferocity and shrewdness in the character of a Frenchman*”,这种修辞效果可以马上被感受到。修辞学家们普遍认为正是这种修辞效果使得借代成为使用最广的修辞格中的一种。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借代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言者或作者通过借代可以借此言彼,而听者或读者面对借代,并不仅仅把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固定在第一层次符号上,而是情不自禁地调动自己的认知结构、联想和推理能力去破译出言者或作者的真正话语含义,也即第二层次符号的所指。这种“不言之言”的语言表达效果,使得借代有着突出的语用魅力。

借代的修辞效果及其借此言彼的语用魅力是其得以产生并广泛运用的直接原因。但在这背后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在语言交往中,由于交际双方在认知结构、心理背景、交往需求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再加上语言符号本身的多义性与含混性、语境的微妙与复杂性,使得言者或作者不可能完整地、毫无遗漏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等信息全部传递给对方,也使得听者或读者不可能一览无余地破译对方所要传递的信息。语言编码不可能做到“言尽意尽”,解码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吻合。这是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也是语言交际中必然的、正常的事实。于是人们便遵循着“经济原则”,在言语交际中,言者或作者总是寻求对其思想的最佳关联表达(Sperber and Wilson, 1986),力求用最节省的语言符号传递一定的信息;而听者或读者则能够运用言者或作者所提供的语境信息,充分展开联想,破解出其真意。所以说,借代是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地遵守经济原则的结果。

3. 借代产生的基础:不同概念范畴间的认知关联

范畴化是一种最基本的高级认知活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结果——百科知识就是以不同的概念范畴归门别类存储在记忆中的。这些概念范畴不是等同大小,也不是互不关联

的。不同的概念范畴可能会因具有足够多的相同之处而被归入更大的一个范畴之内;而没有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概念范畴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总会因人们的联想思维而以相似关系、空间关系、时间关系或因果关系等相互关联,以块状结构或图式的形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Taylor and Taylor, 1990)在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接受环境现实的刺激后,如果他们发现原有的概念范畴不能够充分反映当前的认知对象时,他们就必须依赖已有的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胡壮麟, 1997),将当前的认知对象和已有的概念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形成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平行借用。一个语言符号的联想场(associative field)并不仅限于相似关系,还有空间关系、时间关系或因果关系,甚至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关系。(Ullmann, 1957: 232)建立在相似联想基础上的借此言彼,是隐喻;而以空间、时间或因果等关系为基础,通过邻接联想,以此事物指代彼事物,则是借代。例如,在语言中有许多建立在时间关系上的借代词。如汉语中的“元宵”本指阴历的正月十五,通过词义转移后指作为食品的“元宵”;反过来,也有以相关事物代时间的情况,如汉语以宇宙星体的“日”、“月”指代时间概念的“天”、“月份”,因为“天数”和“月份”的计算与日升日落、月圆月缺密切相关。(李国南, 1999)

4. 借代的理解

4.1 借代的辨认

借代的理解可以分为两步:首先是借代的辨认,然后是对借代意义的推断。借代的辨认,在书面语中有时可以从引号得到提示(但并不是所有的借代都用引号)。引号是一种元语言符号,可以用来表示其中的话语不同于其字面意义。(束定芳, 2000)如下文中的“诸葛亮”:

……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毛泽东《组织起来》)

但从根本上讲,借代要靠话语中语义与语境的冲突,即语义异常得以辨认出来。这是因为除了诸如“丹青”(指绘画)、“喉舌”(指代言人)等约定俗成的借代词之外,借代都是言者或作者对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的创造性运用。借此言彼,难免会出现语义异常。语义异常的出现可能是因语义与语境知识的冲突,如上例中的“人民群众中有成千成万个诸葛亮”与“诸葛亮是一个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这一语境知识相冲突。有时,语义异常则可能是违反语义选择限制的结果。例如,在“旧毡帽站起来,摆摆手走了”中,“旧毡帽”的重要语义特征[- Animate]与“站起来”和“摆摆手”所要求的主语的语义特征[+ Animate 或 + Human]相冲突。

语义异常是借代生成的结果,也是其得以辨认的标志。在听到或读到语义异常的句子时,总在遵守合作原则和经济原则的听者或读者往往不会放弃对其意义的理解,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修辞手段,根据语境来推断其可能传递的意义。

4.2 借代意义的推断

在辨认出言者或作者使用的借代之后,听者或读者接着就要对借代的意义进行推断。在1.2中我们已经知道,借代

是一个有着两层意指系统的符号体系。在具体的运用中,这两层意指过程都会发生在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由于第一层次符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所以交际双方在该层次的意指过程是相符的。但是,由于交际双方的个人经历、文化知识及他们对第一层次所指的感情或认识的不同,他们在第二层次的意指过程未必会完全一样。因此,听者或读者对借代意义的误解是很可能的。

然而,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接收者对借代的误解极少发生。原因主要有三个:

(1) 言者或作者在选择第一层次符号和决定用什么作为第二层次所指时,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相反,他总是遵守关联原则,寻求对其思想的最佳关联表达,因此他所选择的第二层所指与第一层所指总是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等方面密切相关。(Asher et al, 1994: 2477)

(2) 借代总是产生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在力求用最节省的语言符号的同时,言者或作者要让话语具有足够的语境效应,使他能够尽可能充分地破译自己所要传达的信息。

(3) 听者或读者的认知语境在推断借代意义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语用推理并不一定要依赖具体的语境,因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和思维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种语用因素内在化、认知化的结果就是大脑中的认知语境。(熊学亮, 1996) 关联理论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认为,对话语理解起作用的是构成听者或读者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对世界的假设。认知语境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听者或读者不断地从认知语境中选择最佳相关的假设,以最小的处理努力对话语所建立的新假设加以处理,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得出对话语的最佳相关的解释。

5. 结束语

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借代的生成及理解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并提出,借代是一种复杂的符号体系,其中有两个层次的意指系统:第一系统是第二系统的表达层或能指。借代的产生是因为在语言符号的传递过程中,发送者和接收者共同遵守着经济原则和关联原则进行编码或解码。不同概念范畴间的认知关联是借代得以产生的基础。语义与语境冲突而

导致的语义异常是借代生成的结果,也是其得以辨认的标志。在借代意义的理解过程中,认知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Asher, R. E., et al.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nc., 1994.
- [2] Barthes, R. *Elements of Semiology* [M]. Trans. A. Lavers.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
- [3] Holman, C. H., William H.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M]. 5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4] Kittay, E. F. *Metaphor*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 [5] Leech, G. *Semantics* [M].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83.
- [6] Matthews, P. H.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Z].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Trans. W. Baskin. New York: Mc Grawhill, 1966.
- [8] Sperber, D. and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9] Taylor, I. and M. Taylor. *Psycholinguistics: Learning and Using Language*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0.
- [10] Ullmann, S.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M]. Oxford: Basil & Blackwell, 1957.
- [11] 胡壮麟. 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 福建外语, 1999, (1): 1 - 9.
- [12] 李国南. “METONYMY”与“借代”: 语义功能对比研究[J]. 外语研究, 1999, (3): 20 - 24, 54.
- [13] 束定芳. 论隐喻的理解过程及其特点[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4): 253 - 260.
- [14] 熊学亮. 语用学与认知语境[J]. 外语学刊, 1996, (3): 1 - 7.
- [15] 张德禄. 论语言符号的本体[A]. 陈治安, 刘家荣. 语言学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16 - 27.

收稿日期: 2001 - 03 - 07

作者简介: 褚修伟(1973 -), 男, 河南南阳人, 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符号学与语用学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 欧阳亚丽